

编者按

日月开新元，天地又一春。“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推开春天之门的，是堤岸斜柳，是暖水群鸭，更是诗家荡漾的心。万物的独思与共情被展露出来，人间或隐或显的美好跃然于一首诗里。让我们一起拥抱春天的时候，也一起拥抱诗歌吧。因之，本报副刊特编发7位身处不同省份的实力诗人不同风格的作品，以飨读者。

春又回(组诗)

剑男

颤动

早春在老瓦山山冈上一点点醒过来
像一个正在发育中的少女
风一鼓动，青春的身子就在她的绿衫中颤动不已

山花烂漫的春天

在暮阜山
爱桃花的人不一定爱梨花
爱野百合的人不一定爱杜鹃
爱洋槐的人
也不一定爱紫荆、红继
只有蝴蝶和蜜蜂爱它们全部
只有养蜂人
如春天的独夫
靠在蜂箱旁掉下巴、合不拢嘴

祝福蝴蝶

瓦片上停着一只蝴蝶，刺花上也停着一只
瓦片上的蝴蝶一动不动
如落叶，刺花上的蝴蝶随着花枝的摆动而摆动
如另一朵花
我喜欢一切懂得收敛的事物
也不反感它们此前轻浮的追逐
啊，一只蝴蝶停在瓦片上
祝福它远离喧嚣
一只蝴蝶停在刺花上，祝福它仍眷恋着红尘
祝福瓦片上的蝴蝶获得安宁
祝福刺花上的蝴蝶也有不得不接受的、命运的刺

春又回

柳条如一件鼓满风的宽袍
悬挂在大青山水边
庭院中老父亲仍在准备粗茶淡饭
老米酒仍立在临窗矮柜
燕子重返去年旧巢
仍是甜蜜、恩爱的一对
老母亲仍在老父亲一侧生炉煮药
听到燕子轻轻呢喃
他们仍旧把燕子当成自己的儿女
今年的春真是浓稠
月季都如胭脂玫瑰一般殷红
像那些年流行的天鹅绒
他们忙完手头事情
又开始整理庭院的花草树木
当他们站在梨树下，两束如雪的白发如早前的梨花避过时光围剿
在庭院中又一次开放

我们在春天相爱(组诗)

三色堇

春天里

天空奉上最出色的蓝
布光者用心良苦，他在树下等待花开
等待谦卑的草抬起头来
还原春天的片段和杏花下那些摇晃着的笑
生命开始诞生，一只蝴蝶未能梦到美酒
南方的植物脱去了窥视良久的隐喻
一段流水，一朵禅云，一片闪亮的麦田
都是春天想做的事情
今日无传说，只有姐姐从杏花的深处走来

立春日

这注定是一个过滤了花香的日子
注定是个不一样的春天
生命中的大雪比我更先抵达
我将褪去华丽的衣裙，爱的风暴
万物期待复苏，而我正在老去

我低估了光阴的力量
时间之茎让一些日子蓬勃
另一些日渐枯萎
立春之日，我的青年和壮年
不能像门前的杨树那样疯长
它们早已陷入岁月深处

我还是为自己煮一杯咖啡吧
将一块绿荫揣在怀里
这个春天
我需要阳光的明媚覆盖着
结霜的中年
我需要一些没有病毒的词语，真实，干净
不声不响，炽热而有力

我们在春天相爱

我们的爱在春天沦陷
明月，山川，江河我都不爱
只爱我们这仓促的一生
在每一个赐福的午夜
总能看到你由远而近的闪电

它带着光芒的弧度
带着无法阻挡的决绝与深渊
这个春天因你而更加迷人
谢谢你，总能在沮丧的时候飘来歌声
谢谢你，总能包容我的任性与脆弱

多么希望
我是你屋后的那一株海棠
年年为你开花，夜夜为你弥香
我们的爱各有天命，却终成正果
我不问世事，只问一个人的道别与另一个人的相聚
是否落在每一寸肌肤上

春天里(组诗)

敬丹樱

春天里

蝴蝶停在花上，花停在春天里
翅膀扇动，分不清是蝴蝶的翅膀还是花的翅膀
对着光线
我举起手机拍啊拍

这美，复杂得要死
我停在你相机里，危险得要死

带着绿菊坐火车

你忽闪着眼睛，一路记下
飞鸟，电线，小镇，田野，流动的河水
三三两两的行人

你有绿花瓣，我有绿毛衣
隔着绿皮火车明亮的窗，我们与外面的风景界线模糊
成为春天的一部分

我们越变越轻
两缕过眼烟云，很快就从窗户飘远

蝴蝶

时而歇在花上，时而扇动翅膀
从春日的露珠望出去
世界仿若初生
它那么小，还没听过梁祝，也没见过沧海

它愿意相信六岁的妮妮
把它塞进火柴盒，压在卵石下，仅仅出于对美的挽留

而成长是挥别，是打开火柴盒，挪开卵石
是呼之欲出的蝴蝶
举起
残损的翅膀

我们谈起梨花

微风起，春水携带皱纹老去
星群在波光中闪烁，那人的心又摇晃起来
空遗恨。老去的，不止流水
那么新鲜的过往
那么洁净的身世
那么自在的梦境
也不过与记忆，白白交换了一副沧桑的旧皮囊
恨也枉然。把天涯关在门外
捧起众多悉心投递，又被退回原址的小字。一瓣，又一瓣
她细数
这些白色泪滴，薄薄的
像一个人错托的想念，没有分量

野蔷薇启示录(组诗)

麦豆

剪

剪掉它的老枝
春天就要来了

剪掉它去年
长出来的新枝

樱花树与他们

樱花就要开了
他们在树下浇水

他们四季都在树下浇水
但樱花树只在春天开花

冬日的灌木

冬日的灌木

枯萎，无叶
但不是谎言
不是我们听到的
有生活经验的人
心里明白
它们仍然活着
它们的枝条
很快就会像真理一样
在春天返青

野蔷薇启示录

野蔷薇要开了
正打着
红色的花骨朵

栅栏上
自由的野蔷薇
就要开了

春天已到
我们散步
在栅栏上

看见野蔷薇
谈论野蔷薇
想象野蔷薇

祥和的春天(组诗)

马慧聪

这是一个多么祥和的春天

这是一个多么祥和的春天
树枝比去年更妩媚
石头更圆滑
夜晚与黑暗渐行渐远之后
植物的亡灵像雨水一样
从私密之地，聚拢而来
而动物的亡灵被少女们珍藏在体内
红色的长发是它们的四肢
白色的脸是尾巴
马路依旧被一些人占据着
我只能将夏天的马和老虎
放逐在空白的纸上

窗

北方是一扇从江南卸下来的
窗，凝固在钢筋混凝土中

北方泡着我
就像花卉泡在土里，土又泡在盆里

北方被一块玻璃隔开
春天咫尺天涯

留给女儿的诗

我与泥土一样紧张
因为去年的冬过得很快
今年的春很慢
当冰雪在北方的某个夜晚蒸发
我开始想念南方细雨纷飞的颜色
一只又一只迷失的乌鸦
在河水或雨水里漂荡
我害怕春天就这么到来
在北方的某个早晨
女儿在酣睡，桃花杏花盛开

小丑

春天来了
小丑从冬的阴影里走出
赶着鸭子的小丑
又矮又胖
骑着乌鸦的小丑
又胖又矮
漫山遍野的小丑啊
与春天一摸一样
五颜六色
春天还是太快了
小丑气喘吁吁，一闪而过

春天盛大(组诗)

白麟

哪怕给他们一小块春天

连地下的蚯蚓
都尝到了黑暗的甜美

花事纷繁，春色迷乱
众多路口摊开激情的手掌
叫暴露了的人不知所措

只是，在小的角落
一群蚂蚁还顾不上
它们紧急列队，以褐色血肉投入
一场战争，为了一粒虫干

辜负了满园春光的
还有毗邻的儿童福利院
一群足不出户的孩子
张开呆呆的嘴巴，望向窗外

哪怕给他们一小块春天
也好哇

春天盛大

鸟为盛大的花树欢呼
我为盛大的春天惊叹

阳光亮得晃眼
甚至叫人生出些不真实的幻觉
良辰美景突如其来
多数游客一时半会还消受不起
习惯在背阴处打量

多好呀！春天把深埋的忧伤
和淤积的寒气
统统赶出家门
跟放开手脚的草木一起在原野露面
跟起身的麦苗交谈往事
然后，再扯出丝蔓

春天，我梦见生病的海子

就在今天的午后，我梦见海子
很配合两个白衣天使的照料
坐在病床上跟我聊得起劲
他眼神温和单纯
说话依然像个小孩子

外面春光正好
顺着他的视线
我从窗户出来
一下子融入光天化日
唯独不见自己的影子

谁让我手摁纯金的诗典
暗自发誓
愿做浩荡的春风
走遍山乡，村落
点亮草木迟到的梦想

这一刻，我化入明媚的熔炉
分羹十万个海子
投身已开始起潮的春海
替他照看
在尘世获得幸福的人们

春的舞台(组诗)

南书堂

春的舞台

我蓄满浑身气力，却无处可使
它的牙尖顶出地面的样子
花蕾爬向枝头的样子，缓慢而艰难
我竟帮不上一忙
它与冬不停地较劲、推搡
我也只能袖手旁观
我有一腔热情，却不及一股东风实用
我想替它把沉睡中的那些精灵一一喊醒
无奈没有雷声那么大的嗓门
我还在为我的派不上用场
而尴尬着，不安着
它已搭设好了一个锦绣舞台
并走过来恭谦地说：请了，请了

春日

天地难得这样的好心情
阳光、云朵、山川都有一张
温和的脸，风的脸看不见
伸来的手一样温柔
我在郊游，类似于孔子当年
风乎舞雩，草木们像欢迎
久不相见的亲戚，或一身新衣
或满头鲜花，隆重的礼节
令我激动不已。有蜜蜂在其间
来回穿梭，我也愿蜜蜂般
领受和传递这份友谊
“你好！”我跟一群锦鸡打着招呼
锦鸡“你好你好”连声回应
谁都可以作证，我们
已抹去两个物种间固有的恩怨

春雪

如此轻，像失去了
本来很轻的那份重
快落下了，却又蝴蝶一样
突然跃起，仿佛
不是来自天上，而是
由大地向天上派送

脚步太重太疾的，都是冬雪
人间已春，天空像在清理过期的库存
这雪，因不再背负使命
而更像悠闲的游客

也更美
像桃花的表妹

商洛山(总第2408期)

